

《勝鬘夫人經》攝受正法之四喻說

● 演培法師

《法華經》說：「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解。」甚深的法義，不特愚笨的人，要舉喻才了解，即有智慧的人，亦需舉喻方知。所舉的譬喻大都是屬事相方面，聽了容易領會，領會了事相的譬喻，對於高深的義理，自然就可比類而知。《勝鬘夫人經》在前文「總示」後是「別說」，於「別說」中，先講攝受正法即正法。為使我人易於了解起見，特先舉出四個譬喻說明。

大雲注雨喻

譬如劫初成時，普興大雲，雨眾色雨及種種寶；如是攝正法，雨無量福報及無量善根之雨。

第一個譬喻是「大雲注雲喻」。「譬如劫初成時，普興大雲」此句謂雲和雨有著密切的關係，只要有烏雲出現在天際，跟著就會有雨要落下，這是誰都知道的世間常識。但這裏所說的雲雨，不是指普見的雲雨，而是劫初成時所有的雲雨。

我們住的這個世界，依佛法說，有成、住、壞、空的四個過程，每個階段約經二十小劫的時間。當世界由壞而空，空劫經過二十小劫的時間，由於眾生的業感，不斷生滅的宇宙又會再漸漸循環成立。當此世界剛成形，從空無所有的虛空中，會有大風的生起，在虛空中鼓蕩不已，捲湧起瀾漫大雲，跟著而來的，就是從大雲中「雨（落下的意

思)眾色雨及種種寶」。現在我們所常見到的雨，像一滴滴的連珠，如同沒有顏色的清水，但世界初成時所下的雨，有各種不同顏色的，真可說是五彩繽紛，非常美麗壯觀。當時不但雨眾色雨，且還落下種種的寶物；是諸寶物，不是直從虛空落下，而是從眾色雨漸漸凝結而成的。因雨水的顏色不同，就有種種不同顏色的珍寶。

依於經論所說，我們這個世界，以須彌山為中心，四方有四大部洲。東方是東勝身洲，由所降的黃金色寶所成；南方是南瞻部洲，由所降的琉璃色寶所成；西方是西牛貨洲，由白銀色寶所成；北方是北拘盧洲，由所降的水晶色寶所成。「洲」是洲渚，須彌山是在香水海的中間，圍繞於須彌山的四洲，當然是從海中所浮起的高原，所以說之為「洲」。

「如是攝受正法，雨無量福報及無量善根之雨」，這是合法的。佛法常勸修學聖道的人，要多培福德、多種善根，因而福德善根都是無量而不可少的。合上喻說，無量福報，如上所說的種種寶；無量善根，如上所說的眾色雨水。諸福德善根之雨，都從攝受正法大雲而產生出來的。從攝受正法中，為什麼會雨無量福報及無量善根之雨？當知攝受正法的正法，不是眾生現在所有，是由無始以來所具有的。這裡所說的正法，不要看成普通的事理，而是眾生過去因被蒙蔽，無法產生無量福德及無量善根的本具如來藏。

因此，無始來在生死中流轉的眾生，雖不斷的在雜染法中打滾，但從未離於本來清淨的正法，正法是眾生法爾本具的，所以喻為劫初成時。印順長老在《勝鬘經》講記中說：「生死眾生所以能有善因、善果、能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，以至成佛，即因眾生無始來成就了攝受正法，而起隨順法性的一切淨德。」所以任何一個眾生，只要接觸到佛法，就可從攝受正法中，讓本具的清淨法性、福德善根，自然而然的出生增長。



現在人學佛，必須要修學攝受正法。福德善根，雖有人天、二乘、菩薩、佛的差別，但都從攝受正法而來，苟不攝受正法，不但佛菩薩的福德善根難以成就，就是人天的福報善根亦不易獲得。

大水起世喻

世尊！又如劫初成時，有大水聚，出生三千大千界藏，及四百億種種類洲。如是攝受正法，出生大乘無量界藏，一切菩薩神通之力，一切世間安穩快樂，一切世間如意自在，及出世間安樂劫成，乃至天人本所未得，皆於中出。

勝鬘復尊稱「世尊」說「又如劫初成時」，因為起大雲而降大雨，於是世間「有大水聚」。因積聚的大水漸漸凝結，故「出生三千大千世界藏，及四百億種種類洲」。關於寰宇的成立，佛法和現代科學所說，自然有所不同，依佛教來說，世界以須彌山為中心，環繞在須彌山的四面有四大洲，在須彌山的中腰，有日月的旋轉，在須彌山上，有四天王及忉利的二地居天，離須彌山的地面，有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的四空居天，是為欲界，成為一小世界。如是像這樣的小世界，數至一千個，名小千世界，上有初禪，大梵天王為小千界王。再由一個個的小千世界，數至一千個，名中千世界，上有二禪天。更從一個個中千世界，數至一千個，名大千世界，上有三禪天。大千世界是由小千、中千而成為大千的，所以名為三千大千世界。如是三千大千世界，總共有一百億須彌山，每一須彌山有四大洲圍繞，所以就有四百億種種類洲。由於各洲地形不同，所以稱為種種類洲。由於一切都在三千界內包含，所以稱為「大千界藏」。

其次，以法合上喻說的「如是」，由於「攝受正法」，所以就從正

法中「出生大乘」的「無量界藏」。大乘法廣大無邊，世出世間的一切善因善果，無不含攝在大乘法中，如四百億種種類洲，無不含攝在三千大千界藏內。然從攝受正法中所出生的究竟是什麼？約有下面的四類：

(1) 出生「一切菩薩神通之力」：《法華經·信解品》說：「於菩薩法，遊戲神通。」所以凡是高級的菩薩，都有廣大的神通之力。「神通」稱為遊戲者，因為遊戲是自在義，有了神通妙用，必然自在無礙，要怎樣就怎樣，不會受到任何的阻礙，亦即菩薩行用的差別。

(2) 出生「一切世間安穩快樂」：這是指人間的善因善果。有說，世間的善因名為安穩，世間的樂果名為快樂。這樣的分別，固沒有不可，但實際是沒有危險、沒有恐怖的意思，因為一個人肯向上向善，不做任何不道德的行為，自然沒有危險及諸恐怖。

(3) 出生「一切世間如意自在」：這是指諸天的快樂果報。諸天勝過人類者，約有兩點。一是諸天具有深微的禪思，不同人類經常在動亂中；一是諸天具有報德神通，其所受用非常滿足，想得到的即可如願，是為如意自在，亦即世間的作用殊勝。

(4) 出生「出世間安樂劫感」：這是指二乘聖者所得的涅槃快樂。聲聞人修四諦法，與緣覺人修緣起法所得，雖說不是究竟安樂，但已斷除煩惱障，破掉我執，遠離生死的大患，不再有世間種種不適意的痛苦，所以同樣得到出世間的安穩快樂。

如上四法，從菩薩的神通之力，「乃至」出世間的安穩快樂，以及「天人本」來「所得」的如意自在、安穩快樂，當知「皆於」攝受正法「中出」生的。假定沒有攝受正法，要想有上四法的出生，絕對是不可能的！可見攝受正法的重要。菩薩神通之力等四者，如四百億種種類洲；四百億的種種類洲，皆是依於三千大世界藏而有，等於菩薩神通之力等四者，皆是從攝受正法出生。



大地持重喻

又如大地，持四重擔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大海，二者諸山，三者草木，四者眾生。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建立大地，堪能荷負四種重任，喻彼大地。何等為四？謂離善知識無聞非法眾生，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；求聲聞者，授聲聞乘；求緣覺者，授緣覺乘；求大乘者，授以大乘。是名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建立大地，堪能荷負四種重任。

第三譬喻是：「又如」大水凝聚所結成的「大地」，能夠任「持四」種極重的「重擔」。「一者」任持「大海」；「二者」任持大地上所有的「諸山」；「三者」任持大地上所有的花「草」樹「木」，一切花草樹木，無不生長在大地上；「四者」任持生存在大地上的一切「眾生」，諸如人類以及各類畜生等，無不是居住在大地上，沒有大地、大海、諸山、草木、眾生，就將無法存在，所以大地負了很重的任務。

以法合喻說，「如是」，若諸「善男子善女人」，果真發攝受正法心，修學大乘菩薩行，做個名符其實的菩薩，那他就和「建立大地」一樣，「堪能荷負四種重任」。「荷」是擔荷，就是擔在肩上；「負」是背負，就是揹在背上。如下所說四種極重的擔子，攝受正法的菩薩，能毅然決然的一肩擔起；「喻如大地」，能擔四種重擔一樣。菩薩所負的四種重任是什麼？下面一一解說。

(1)「調離善知識無聞非法眾生，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」：眾生的類別本是廣泛的，從人類言，理應做個像樣的人，但這要如法合理的去做，若不如法行事，可能就會成為無惡不作的人，亦即經中說的「非法眾生」。然而，人為什麼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？原因在於無聞，也就是沒有知識，從無知識而引發不正常的行為。無聞，以佛法說，就是沒

有聽聞如來的正法，因而不能辨別邪正、是非、好壞、善惡，以致做出種種不正當的行為，還不能自覺。對於是非等的辨別，並不如一般想像的容易，要有相當的智慧剖判才行。佛陀的正法已向眾生詳明何者為是，何者為非，所以必須多多的聽聞，從聽聞中得到智慧，清楚的分析善惡、辨別邪正，是善是正的就去做，是邪是惡的就不做，自然能成為一個行為端正的人。為什麼有些人不聽聞佛法？根本原因在於遠離善知識。經中說，修學佛法者，應多親近善知識，何況是不學佛的人。遠離善知識的另一端，必然是惡知識，錯的方向是不會把人帶上正路的，於是為非作歹，造下種種罪惡。可是對於這類眾生，要不要加以攝化？當然是需要，不過還不能以出世的聲聞緣覺去感化，至於教化修菩薩行、成就佛道，就更談不上，只能以人天乘法，來教化這些眾生，便令歸依三寶、守持五戒、明因識果、修習布施，修四無量心，令種人天善根，成就人天善果。這是學佛的初步，亦是做人的基礎。如做不到，不說要成佛作祖，就是做人亦做不好，來生想要保持人身都成問題。由此可知，佛法雖深廣無涯，實以人天乘法為基，看似淺近，實為心要，不可稍有忽視！

(2)「求聲聞者授聲聞乘」：說到出世三乘法時，首先談及聲聞乘者。無量無邊的眾生中，如有一類眾生想求得聲聞聖果，特來親近菩薩，菩薩就當授予聲聞乘的四諦法門，使之知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，本此修學的程序，以證得阿羅漢果。聲聞，是指因聞佛說法音聲，而證聖果者。《法華》論中表述聲聞有四種，首先是決定種性的聲聞，亦即《深密經》中所說一向趣寂的聲聞，不能迴小向大。其次是增上慢的聲聞，指修得四禪的凡夫，本未證得聖果而誤以為已得阿羅漢果，是大增上慢者，實際是不夠資格叫做聲聞。再者為退已還發大菩提心的聲聞，亦即不定種性者，是可迴小向大者。最後是應化的聲聞，就是佛菩薩為引實際的聲聞修學佛法，特地示現聲聞身作為他們的楷模。



(3)「求緣覺者授緣覺乘」：出世的三乘，以緣覺居中，所以也有地方稱其為「中佛」。無量無邊的眾生中，如有一類眾生，發心志求緣覺聖果，特來親近菩薩，菩薩當授予緣覺乘的十二因緣法門，使其從逆順因緣的觀察，突破緣起的鈎鎖，通達緣起的無我，而證得緣覺聖果。緣覺亦名「獨覺」，是指出於無佛之世，無師而獨自覺悟的，特名獨覺。獨覺有兩種，一種是「部行獨覺」，就是本來修學聲聞乘，到了得果時轉名獨覺。另一種是「麟角喻獨覺」，是指修百大劫菩提資糧，而後證得聖果者。

四諦與十二因緣，從名相看，似有差別，但從內容分析，二者實有相通的地方。四諦是十二因緣的歸納，十二因緣是四諦的演繹。所不同的，修學四諦法，是從觀苦果下手，以至觀到道諦；而修學緣起法，則是觀眾生在生死中不息流轉的原因，發現並給與原因的擊破，就可獲得解脫。另就所修法門如約能證的行者說，聲聞行者以個己的解脫為主，但還喜過團體的生活，如佛世的聲聞行人，大都在僧團中，過著如法如律的嚴肅生活。至於緣覺行者，喜離群獨居，愛住茅蓬岩洞，願在深山窮谷，居於阿蘭若的寂靜處。

再從說法、不說法方面講，一般以為二乘聖者，是不為眾生說法，殊不知真正不為眾生說法的，只有獨覺乘的根性，至於聲聞行者，雖不像菩薩專為說法利生，但亦隨分隨力的遇緣而說。而緣覺行者說法固不積極，但亦常通利生，是為二乘聖者的不同。說到所證所得，二乘聖人大體是相近的，就是同斷煩惱障、同悟生空理、同得擇滅無為。

(4)「求大乘者授以大乘」：菩薩為出世三乘的最高一乘，而以上求下化為其修學目的。謂於無量無邊的眾生中，有人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專志求學大乘法門，大乘菩薩既以教化眾生為己任，應授予所修學的大乘法門，不使求者有所失望。

菩薩能攝化這四類眾生，「是名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建立大

地，堪能荷負四種重任」。就是前面所提之離善知識無聞非法眾生等，這四種重任，沒有相當的道力，是絕擔負不起，不但修人天乘的眾生不堪擔當，就是修聞緣覺乘亦無法承繼，唯已攝正法且已發菩提心的菩薩始克肩荷重任。

世尊！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建立大地，堪能荷負四種重任，普為眾生作不請之友，大悲安慰，哀愍眾生，為世法母。

這是結讚菩薩。值得注意的，是「普為眾生作不請之友」。「友」，在世間的釋義，就是朋友。人與人接觸後發生朋友的关系，彼此有相互要求幫忙的可能。若朋友有事需要幫忙，能真心付出，就已是知己朋友。可是菩薩要作不請之友，發現眾生有災厄、危險，當即無條件、自發自動，不需對方請求，就為其解除危厄，而且不是只為少數有情，是普為一切眾生作不請之友。所以悲心深重的菩薩，只問自己能不能為眾生幫忙，不問眾生來不來請求。肇公說：「真友不待請，如慈母之赴嬰兒。」菩薩行者，如待眾生請求才幫忙，就與悲願不相應，且為眾生所不尊重。不過經中古德亦對「待請方說」作如下分別：「待請方說者，顯菩薩重法之心，不待請者，顯菩薩大悲敦至；又待請者，令前人重法，不待請而說者，令物尊人。」待請、不待請，看實際情形，也沒有一定，如菩薩聞聲救度，或有以為是菩薩自找麻煩、多事逞才。但在真發心的菩薩聽來，並不以此為意，因菩薩悲願只問是不是有益眾生，有益於眾生的就去做，絲毫沒有附帶作用夾雜，何需在乎眾生是否感激？

菩薩為什麼要這樣作不請之友？此乃因世間有種種的怖畏，菩薩不忍眾生長期受怖畏襲擾，特以「大悲」心去「安慰」眾生，使眾生不再感到恐懼。看到眾生受苦受難，盡力解救，予以種種的安慰，完全是以



「哀愍眾生」做出發點。苦難眾生一旦得到菩薩救度，內心自然就有說不出的快樂。為大悲心之所驅使的菩薩，隨時都為眾生作不請之友，從來不會放棄任何一個苦難眾生。

「為世法母」，是說為一切世間的正法之母。母是「能生」的意思，如世間的母親能生子女，從菩薩的慈悲教化中，能出生人天乘法、聲聞乘法、緣覺乘法、菩薩乘法，所以稱為「法母」。如沒有菩薩，就沒有四乘大法的出生，我們又何能修人天乘法等而得佛法的受用。是以凡受到菩薩教化的，對菩薩都應如對自己母親一樣，予以感恩、尊重、侍奉。嚴格說來，菩薩比生母的恩德還重，因為世間的母親，只能生養我們的色身，菩薩能滋長我們的法身慧命。如是，世間怎能少了菩薩？

大寶依地喻

又如大地有四種寶藏。何等為四？一者無價，二者上價，三者中價，四者下價，是名大地四種寶藏。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建立大地，得眾生四種最上大寶。何等為四？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無聞非法眾生，以人天功德善根而授與之；求聲聞者，授聲聞乘；求緣覺者，授緣覺乘；求大乘者，授以大乘。如是得大寶眾生，皆由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，得此奇特希有功德。世尊！大寶藏者，即是攝受正法。

這是第四個譬喻，雖同樣以大地為喻，但前文說的大地，是喻菩薩能負四種重任，此中說的大地，是喻眾生得大寶藏，依攝受正法的菩薩大地而有。世間所有的金、銀、琉璃、碑磬、瑪瑙、珍珠等奇珍異寶，都是從大地的礦藏掘發，所以說「又如大地有四種寶藏」。經中沒有明

文說出是什麼寶藏，只約價值的高低，說有四種。「一者無價」寶，顯示它相當的貴重，沒有價值可以衡量。如佛經中說的摩尼寶珠那樣無價。「二者上價」寶，如名貴的鑽石等，其「價值連城」。「三者中價」寶，如珍珠寶貝之類。「四者下價」寶，如從金銀礦所掘出的稀有礦藏。這些都是從大地而有的諸寶，所以說「是名大地四種寶藏」。

以法合喻說，「如是攝受正法」的「善男子善女人」，以正法化導眾生，就如「建立大地」一樣，使「眾生」依於攝受正法的菩薩，而「得」「四種最上」的「大寶」。「何等為四」？即四種正法：「無聞非法眾生」所得的人天乘法，如下價寶；「求聲聞者」所得的聲聞乘法，如中價寶；「求緣覺者」所得的緣覺乘法，如無價寶。「如是得」四種正法「大寶」的「眾生」，所以能得正法大寶，「皆由攝受正法」的「善男子善女人」，亦即發菩提心的菩薩，經常以正法在世間化度各類不同的眾生，才能「得此」不同「奇特希有」的「功德」法寶。事實，菩薩所得皆是自家所有大寶，怎可說得眾生四寶？當知這四種正法皆是化他法，雖是各類眾生所得的，但因出在菩薩，所以說菩薩得。然而什麼是大寶藏？勝鬘尊聲「世尊」說，據她所知道的，所謂「大寶藏者」，「即是攝受正法」。人天、聲聞、緣覺、大乘善法，都由攝受正法而有，亦即從攝受正法出生，假定沒有攝受正法，人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等法，一切都不可得。

結 成

世尊！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，無異正法，無異攝受正法，正法即是攝受正法。

攝受正法即正法的一科文，先是舉喻，上面已說，此是結成，



以顯四喻。勝鬘到此復尊一聲「世尊」說「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」，前四字是「牒」，是牒前說攝受正法一語而來。前面雖已說到正法，但還沒有予以解釋，現為正式解釋意義，所以特為標出。後五字是「釋」，若問攝受正法之意，當知「無」有別「異」的「正法」，同樣亦是「無」有別「異」的「攝受正法」，因是不可施設別異的，所以接著說：「正法即是攝受正法。」印順長老的《勝鬘經》講記說：「依此義，判經文為攝受正法即正法，而是解釋得一切佛法義。攝受正法廣大義，就是大乘義。大乘與正法不二；正法即大乘，大乘即正法。正法為諸法實相的異名，即平等平等，一切無差別空性。依此明大乘義，所以即正法而無差別。」行菩薩道者本著諸法空性開顯大乘，所以菩薩真正是為人為法。為人，是為一切眾生；為法，是為住持正法。沒有一位攝受正法的菩薩，只是為人而不為法的，因為唯有正法久住，才能真正利益眾生，唯有不斷利益眾生，正法才能久住世間。所以說，為眾生就是為法，為法就是為眾生。通常總以為法為人勸人發心，意即在此。能為法為人，當下就是菩薩，對於為法為人的菩薩，應當恭敬尊重。

在此要特別注意經中所說的無異，是約不二說為無異，不是相似說為無異，因在諸法的空寂性中，正法與攝受正法是沒有差異可說的；不特在理性上，就是在實行上亦是如此。因為攝受正法，就是證入正法，當悟證的時候，能證智與所證理，是沒有差別可說的。《小品經》說：「與般若相應，而不見應與不應。」《大智度論》謂：「緣是一邊，觀是一邊，離是二邊，名為中道。」中道理體有何差別可言。正法是畢竟平等的，廣大眾多的攝受正法，自然也就無有別異。為開顯這一無異的真義，所以特於結成中加以說明。㊦

本文整理自《獅子吼》第二十卷
演培法師〈勝鬘夫人經講記〉民國七十年出版

